

## 顺其自然

赵光明

4月，人民路小区的新家飞来一对稀客，两只美丽的鸟儿不停地在厨房、门厅玻璃窗外徘徊。它们通体羽毛为灰色系，体型如鸽子般大小、脑袋相对较小，儿子在网上搜索后确定就是斑鸠。

### 归来的“老房客”

我们是去年买的二手房，搬家前打扫卫生曾经在卫生间的玻璃窗外发现一个空荡荡的鸟巢，当时当成废弃巢穴给清理干净了，仅窗框间隙里密密麻麻的鸟粪就超时10多分钟。

联想到前户主的这套房子曾长期闲置，或许它俩才是原住民，鸟巢见证了它们繁殖孵化幼鸟的艰辛。新繁殖季到来，发现旧巢不见的它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准备在附近勘察、重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清晨都能够看到它们俩劳作的身影，嘴里叼些小树枝什么的。很快，厨房窗外已经堆积了不少筑巢材料。

### 两只鸟儿的“倔强”

看着它俩如此辛苦，我也格外地内疚。自己搬新家，却把它们的房子给拆了，于是到外边捡了些小树枝偷偷撒到斑鸠夫妇新窝的位置，也算一点补偿。斑鸠夫妇似乎接受了这个善意，继续筑巢。

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追悔莫及。为了让斑鸠夫妇尽快住进新家，特意将它们俩和未来的宝宝量身网购了一款特大号鸟巢，夜晚趁斑鸠夫妇不在，悄悄放到厨房窗外的另一侧，期待给它俩一个惊喜。然而，斑鸠夫妇第二天始终没有出现，隐隐有种做错事的念头。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仿佛忘记了这个老家的存在，附近也没有看到它们熟悉的身影。

应该是个凭空出现的豪华鸟巢吓到了斑鸠夫妇。一种莫名的失落与内疚弥漫在心头，再次把鸟巢移到门厅的窗外。然而，时至今日也没能令它们“回心转意”。

### 做对“大邻居”

斑鸠夫妇的离奇“失踪”，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惆怅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次走进厨房，都会条件反射地瞄向窗外，期待着那对熟悉的身影再次现身。

特意撒下的一把小米还在窗台，硕大的人工鸟巢虚位以待，正是人间四月天，葱绿小区鸟语花香映入眼帘，然而与鸟为邻的梦幻场景从此消失。

之前的几天因为担心惊扰到它们，甚至都没有用手机拍下一幅照片。倒是老婆大咧咧地为它们留下一张倩影，弥补了些许遗憾。一边是发自心底默默地道歉，一边满心期待。清晨在楼外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中走进厨房，窗外依旧是空落落的栏杆，和东侧角落里半拉子工程的鸟巢。

或许斑鸠夫妇还会归来，或许缘分已经消失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相信它们也会在小区里，在附近周边筑造新的暖巢。即便做不成小邻居，也可以做成大邻居，同属于相山，淮北，安徽，中国……

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。与鸟为邻，这道美好的风景线融入广袤的大自然赏心悦目更和谐！

## 听雨

祁雪林

我静坐着听雨  
听它不紧不慢地噙嗒轻吟  
看它悄然滴湿每一方角落  
这雨，下得迷茫又孤寂

五月的雨携着缕缕冷气  
轻扣在我蓬乱的发梢  
此刻，心底有多少纷扰愁绪  
如雾霭般，不可触摸  
下得迷茫，又透着孤单

每一滴，都似尖锐的锋芒  
刺痛着我那被时光雕琢的心窍

田埂之上，本应是丰收的欢畅  
此刻却被这雨织就的愁网紧紧捆绑  
麦穗低垂，宛如沉默的诗行

这雨，宛如时光悠悠的叹息  
道尽了生活的无奈与岁月的沧桑

我站在这雨中，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 
任愁绪如疯狂的藤蔓，爬满心墙

## 乡土，乡土

李 臻

乡土文学是我在西北求学想念家乡时最好的慰藉。

走近乡土，风物美，人情真，人性淳，美不胜收。其中作家刘亮程所著的《在新疆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等作品在他乡陪伴了我数年，让我不能忘却梦中那广阔的皖北平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，数百木根垒成的猪圈，梁上挂、墙角倚的农具，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，被藏起来的一河水，韩老二那阳间的黑，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，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笔端下压抑着心心念念，纸张上蕴藏着深深切切，文字的力量，震动人心。这乡土，写下了人生的感悟。

他说每个村庄都用一条土路与外面世界保持着坑坑洼洼的单线联系，其余的路只通向自己。每个村庄都很孤独。

我想见见这孤独的村庄。于是在河南夏邑八里店为看舞龙舞狮错过了班车，去四川乐山乌木桩认错指示路牌多费了油钱，往甘肃武威大坪山突遇大雪封路在党群服务中心等了一天……可目光所见无甚区别，总离不开房屋，田地，牲畜之类。多少年的新农村建设抹去了村庄的岁月痕迹，经过文旅投资、完善基建、环境整治等等确实是旧貌换新颜。身在异地他乡，许多次我都对村庄有了别样的想法，或许这才是“一个人的村庄”的本意，我的村庄，也是如此。

它不孤独，人才孤独。安慰着此心安处是吾乡，可时不时地有些许惆怅。乡土啊乡土，人生啊人生，除了生死大道，其余的路只通向自己，余下的四通八达与嬉笑怒骂，只有自己消受。江南江北天晴，千里万里月明，想起梦里的村庄，才能安慰四处漂流的魂灵。我终将归于乡土上一场一场的风中，在平原上，与尘土、炊烟、树叶和草籽一起，一年一年地，起起落落，再一次感知血脉里的恩惠与生机。

乡土，安抚了初心与灵魂

我离开村庄时还没有一把铁锹高，家中长辈爱护，也有愧没做过多少农活，往后也只是几次回去摸下门锁。就像他说人们总是把割草浇地这样的事情看得太随便平常，往往是凭一个念头，也不跟家里人打声招呼，提一把镰刀或扛一把铁锹就出去了，一天到晚也不见回来，一两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。许多人就是这样被留在了远处。

在记忆里，长辈们对土地总是暗暗抱怨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不再回来，小娃儿也全都送到城里读书。多少年后

辗转数地，淋遍烟雨才明白，手上的老茧终究飞不出蝴蝶。于是旷野里的村庄行将废失，最能征善战的大鹅，埋了一辈子骨头的狗，每个傍晚都照在斑驳门框上的那一抹斜阳……都归于沉寂。那么，回家的路，也变成了作者笔下的虚无之途。我们也彻底失去了乡土。

兴农之路，振兴之路。当这一辈差不多年岁的孩子回来看时，一切都变了，曾经出走的不少人又都投身于此。不再有密不透风的草莽，不再有木把腐朽的铁锹，不再有人力难挖的泥塘，有的是机械化、标准化，组织化，有的是深耕，是良种，是希望。

乡土，走好了希望与振兴的路途。

时代进步变化快，可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道别。谁能想到地底深处的大风，更猛，更黑，朝着相反的方向，刮动万物的骨骼和根须，就像一场一场消散的梦。什么才是永恒？他说时间本身也不是无限的，所谓永恒，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，这件事物还在。时间再没有时间。

吹过东南西北凛冽风，赏过春夏秋冬婆娑月，望过生老病死消道路，我知道自己终究会消磨完，更是不会一直存在。悲观地说，我知道我最终会归于哪里，按着阴阳风水，族谱辈分，在村庄老陵，在湖边碱地，在柳树靠西。

难以永恒，可盼归宿。万幸我的归宿挨着大片芦苇。风吹过，似云霭徘徊万般迷离。我幼时学侠客纵情在此，迷途而不知返。年岁渐长，忧风愁雨相仿，于是棒打芦花，野兔争渡，大煞一片风景。到如今，点点滴滴，却想重游故地。政府在守住耕地红线的前提下规划建设，各方组织相互配合，人多了，心齐了，这附近的生态农业旅游搞得实在火热。芦苇依旧，抬眼望去往西有新楼，向东有游园，北面果树成林，南边鱼塘相连，皖北大地，实是美景。

乡土，给予了恩惠与繁荣的归宿。

这辽阔的皖北平原，生不出贫瘠的情感。孤独的人，归去吧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同作家刘亮程笔下一般，再开一次院门，往往是凭一个念头，也不跟家里人打声招呼，提一把镰刀或扛一把铁锹就出去了，一天到晚也不见回来，一两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。许多人就是这样被留在了远处。

在记忆里，长辈们对土地总是暗暗抱怨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不再回来，小娃儿也全都送到城里读书。多少年后



晚霞送归人。■ 摄影 许培社

## 濉溪，一个有风的地方

高 翔

濉溪，地处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的一座皖北小城。

1923年，民国政府在清朝驿道基础上修建的宿县至蒙城的土路，从这儿经过，成为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。

2024年，濉溪县公路总里程达到3645公里。高速四通八达。国省干线往来交织，县道蛛网铺陈，乡道阡陌纵横，村道抵田连户。

一条条大道，串起沿路风景，引来四方游客。在濉溪古城聆听琴声悠扬，在淮海战役故地感受军歌嘹亮，在柳孜遗址回望滔滔运河，在临涣茶馆品品“棒棒茶”香。

一条条延伸的公路，构建起物流奔涌的生命线。不光是传统的煤炭、粮食、口子酒，还有“醉牛”、花卉、方便面。

人享其行，物畅其流。一百年，终于，这里成为有风的地方。

关于公路，濉溪人有一段并不美好的回忆。

濉溪县南北长77公里，东西宽53公里，县城位于最北部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全县的乡村道路还到处坑坑洼洼。从县城到各乡镇，远的要半天，近的也要几十分钟。而且货车多，所过之处，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。骑路集严重，逢农村赶集日，堵上个把小时，已是家常便饭。

当时有一个笑话在坊间广为流传。县城通往各乡镇的道路中，去百善镇的最好，水泥路面，双向四车道。大家说，因为那里有殡仪馆，修条好路送你最后一程。即便如此，最后还有一小段路是坑洼不平的。

45岁的谢心想是濉溪县“四好办”工作人员，一家三代公路人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在修路工地上看到的场景。一个人挨一个人，有的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有的干脆头上裹个毛巾，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。他们先是在马路中间立个三脚架，吊个大筛子，然后一锹一锹地将灰土过筛。尘土飞扬，面对面都看不清脸面。干着干着突然下起雨来，大家赶忙七手八脚地搭好塑料薄膜保护灰土，到附近的商店里躲雨，没一会，雨又停了，他们就扯开塑料薄膜接着干。

那时候修路基本上靠人力，铁锹、扫帚、爪钩子、人力架子车是主要工具。不光石灰掺土，要人工翻；就连铺路的油都要自己炒，在工地上支起两口大锅，像炒瓜子一样，将原料炒出。尽管如此，一年下来也就只能修几公里。谢心想唏嘘不已。

等到21世纪初，谢心想参加工作时，条件就好多了。什么挖掘机、推土机、搅拌机、摊铺机、压路机等机械设备都有了。濉溪公路和时代并进，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。“不仅仅是设备改善了，政府投资也是逐年增加，和以前比呈几何式增长，根本不是一个体量。现在一条6.5米宽的沥青路，每公里造价200万元，县、乡、村道每年的养护标准分别是每公里1万、5000、3000元，以前能有几个钱？”谢心想语气中不无自豪。

经过畅通工程、扩面延伸、交通扶贫、提质改造四个阶段，濉溪县的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006年，全县开始修混凝土路，2022年，实现各村通硬化路。2024年，全县213个行政村中，189个村通了6.5米宽的沥青路。

从土路，到砂石路，到水泥路，到沥青路，再到沥青混凝土路，濉溪公路发展史是一部蝶变史。管理也向制度化、科技化、信息化转变。

濉溪县建立了三级路长制，每个镇明确2名专管员，严格培训上岗。在全县范围设

置24座非现场动态执法卡点，国省干线公路全覆盖，实现治超全天不间断执法。自行研发了综合管理平台APP系统，建立数据采集处理长效机制，开展路况评定自动化检测工作，总长近2800公里的省道、乡道、村道，每个月保证巡查一遍路况，巡查养护轨迹在平台上一目了然。

2024年，濉溪县荣获第四批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称号。濉溪县一鼓作气，实施建设农村“进村入户”道路工程，计划用十年时间，投资约十亿元，按照3.5米—4.5米四级公路的标准，修建村内道路及巷道，将路修到家家户户。首批选3个村作为试点。一开始，交通部门工作人员还有所顾虑，材料费由政府出资，工钱毕竟要受益的农户集资，他们有没有意见、愿不愿意？没想到，工程启动后，老百姓非常踊跃，集资异常顺利。

要想富先修路，已然成为濉溪上下的共识。截至2024年底，濉溪县高速公路、国省干线394公里，县道457公里，乡道843公里，村道1951公里，公路网密度183.44公里/百平方公里。全县公路由线变网，由窄变宽，由通变畅，由行变赏，一路一景。

### 二

周一从家里驱车到30公里外的工作单位，接下来吃住在道班，夏天早上6点上路干活，冬天则是8点，路面脏了要清扫，路面破了就修补，每天巡查来回至少100公里，周五下班回家。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铁佛养护中心6名工作人员周而复始着这样的生活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赶上最后一班接班福利，参加工作的王建才，如今担任铁佛养护中心主任。说起辛苦，他不以为然：“我们2014年由以前的几个乡镇道班整合而成，主要负责县域西北部的张百路、铁白路等6条县道168.5公里的道路日常养护管理、突击抢险等机动任务。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，比起以前好得太多了。”他指了指身边的一众养护车，装载机、洒水车、路面清扫车。“以前哪有这些设备，养护公路全是手工干。拎着水桶，扛着扫帚、铁锹，看到脏的，用扫帚清洁；遇到路面高凸的，用铁锹铲平；碰到坑洼，就用路边水沟里的水拌泥土和砂石来填补。夏天一身包，冬天一身霜，晴天一身尘，雨天一身泥。我父亲就是干养护的，我印象中，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。每天凌晨三点就出门了，回家时我都睡着了。一天下来，不说干活，光走路就得有几十公里。劳动强度那么大，食堂里有个白面馍，自己都合不得吃，要带回来给我们姊妹弟兄5个。那时候，一个星期只休一天，我最高兴的，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河边逮鱼。哥哥在上游赶鱼，我们在下游用桶捞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王建才的脸上绽放出笑容，他的眼光投向远方，沉浸在回忆之中，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，好像父亲从未曾离开。

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，王建才对于“坚韧”“奉献”“热情”这些词儿，甚至有点惶恐。“除了照顾家里面少点，还有夏天辛苦些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。”他憨厚地笑了笑。

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公路人的思想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朴实，就像铺路的石子。不管时光如何流逝，公路人的情怀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执着，恰如脚下的道路。他们的脸膛都是黝黑的，皮肤都是粗糙的。不会高谈阔论，更没有豪言壮语。只有谈及家庭、孩子时，偶尔露出会心的笑容。他们不光接了父辈的班，更传承了父辈的精神。不同的是，父辈修的是普通公路，他们则是打造品质示范路、文明和谐路、平安畅通路。相同的是，

## 三元里，一座丰碑

田志俊

侵略者落荒而逃，势必会来报复。与其被动受欺，不如充分准备，主动出击。5月29日下午，三元里村民聚集于大祠堂共商抗敌大计，派人四处联络，呼吁广州城郊各乡民众联合行动。萧岗村举人何玉成发出《柬传书》，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增城、从化、花县等地同仇敌忾。

写出了《孙子兵法》的中国人既有气节，更讲究战术。三元里民众以己之长制敌之短，利用水田泥沼打伏击是最好的办法。5月30日晨，三元里千余民众以三星旗为令旗，持械向四方炮台发起佯攻。头天吃了大亏正窝着一肚子火的英军仗着枪炮优势倾巢而出，被引入三元里村西的牛栏沟。事先埋伏的各乡义民约7000人围住英军冲杀，适逢大雨，英军枪炮无法击发，义民的锄头钩又砍瓜切菜般向侵略者劈头盖脸砸去。英军被打伤约50人，不顾一切逃跑了，义民缴获的武器、军服至今犹在。5月31日，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增城、从化、花县103乡及纺织机房、打石业的队伍陆续赶到，集结在四方炮台周围，迫使英军撤出广州城。此后，三元里一带成立了“平英团”，街约、社学、团练、义勇等组织纷纷成立，时刻做好迎敌准备。

三元里自古孝义传家，抗英斗争响彻云霄，树立起一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站起

来而英勇不屈、抵御外侮的不朽丰碑。

100年后，凶恶的日本强盗又打来了。同样面对外侮，三元里再行义举，用抗英时的土炮回击日本强盗。面对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，三元里人民提出“宁卖祖宗田，不丢祖宗声”，拒绝听日文讲课，维护我中华血脉，不当亡国奴。

多难兴邦，历经100多年的屈辱和抗争，1949年，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。自此，三元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三元里所在的珠三角勇立潮头，敢为天下先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齐头并进。如今的三元里是广州市白云区的示范首善社区，年生产总值超500亿元，居白云区前列。

当年的平英团所在地已辟为抗英斗争纪念馆，紧邻的三元里古庙内两尊抗英土炮完好陈列着。看到这些，心中的丰碑更加清晰起来，不仅有实物的丰碑，更有精神的丰碑。丰碑这样昭示：只要有那么一口气，只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怒发冲冠，就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吓倒。无论是西洋的红毛鬼子，还是东洋的矮脚鬼子，何足惧哉。当年三元里人民的锄头钩又可以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，如今经济科技都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人民足以使任何魔鬼缩起魔爪、脚下发抖。